



“强基立派” 雷金玉

□ 张扬文

雷金玉是“样式雷”第二代，是雷发达的长子，字良生，于清顺治己亥年（1659年）八月十六日巳时出生于金陵，清雍正己酉年（1729年）十一月初十日戌时逝于北京，享年70岁。

康熙初年，年幼的雷金玉随父进京，居住于北京城海淀镇槐树街。后进入太学读书，成为国学生，毕业后考取候选州同。“候选”是清朝一种选任官员的制度，内自郎中，外自道员以下官员，经考试或捐纳，由吏部查验属实后，予以登记待命，听候依法选用。“州同”，是清代的官名，属知州的佐官。“候选州同”，指拥有官员资格，作为知州的佐官听候选用的预备官员。

雷金玉自幼受父亲影响，耳濡目染，能熟练操作锯刨斧凿，尤其喜欢工程设计。国子监毕业后，他对《营造法式》和《工程做法》进行了更深入的钻研，自己动手绘制设计图、制作烫样，对《工程做法》予以更专业的修正和补充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，康熙帝南巡归来，考选了一批优秀匠人营建畅春园。经过层层选拔，雷金玉担纲畅春园楠木作工程，主建九经三事殿。在大殿上梁时，雷金玉表现出色，得到了康熙帝的召见。康熙帝对雷金玉的奏对赞赏有加，亲赐为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案，并封赏为七品官，享七品俸禄。

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康熙帝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，改名为“圆明园”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正式启动圆明园扩建工程。雷金玉转任圆明园样式房掌案，负责圆明园的设计营造工作。雷金玉博采众长，将建筑、园林、景观、绿化巧妙融合，把圆明园规划为三大部分：第一部分，严格仿照紫禁城中轴对称的形式，将中轴线向南延伸，在赐园的南面修建宫廷区，包括新辟的大宫门、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各府各衙门的值房等，成为雍正帝在圆明园主政的主要建筑群。第二部分，将原赐园向北、东、西三面拓展，构建曲水岛渚，增设亭榭楼阁，成为后来乾隆帝御题“四十景”的主体。第三部分，修建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组群。如此宏大颇富远见的规划，奠定了圆明园的总体格局。后历经两代，圆明园在乾隆盛世创下辉煌，成为“万园之园”，被法国文豪盛赞为“世界奇迹”，称其是“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，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”。雨果写道：“希腊有巴特农神庙，埃及有金字塔，罗马有斗兽场，巴黎有圣母院，而东方有圆明园。”他认为，“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，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”。

雷金玉凭借出色的设计水平，成为显赫一时的圆明园总设计师，深受雍正帝的赏识。雍正己酉年（1729年）八月十六日，雷金玉七十大寿时，雍正帝特命皇太子弘历亲笔书写“古稀”匾额，赐给雷金玉。当年十一月初十日戌时，雷金玉去世，需葬归金陵。雍正帝恩赏其白银一百多两作为盘费，并下旨沿途官员在驿站为扶柩队伍提供补给。这份殊荣，成为雷氏后人引以为傲的一段佳话。

雷金玉是“样式雷”第二代，他以国学生身份加持木作匠人，精心管理样式房，首创“烫样呈审、图档留痕”的营造体系。他强基立派，开辟了“样式雷”专业设计的先河，令皇家建筑从此有章可循。他创新发展了“样式雷”建筑技艺——融合建筑及园林景观绿化的典型特征，以匠人之魂铸就传奇，以“寸土尺天皆入画”的格局，主导圆明园规划设计，将江南园林的灵秀与北方宫苑的雄浑熔铸一体，奠定了“万园之园”的优秀基因。

雷金玉为“样式雷”家族创建了歆享浩荡皇恩的第一座高峰。他的名字，不仅刻在圆明园的残垣上，更嵌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因链，成为延续赣鄱文脉、充盈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。

血色记忆

□ 吴盛福

从彭泽县城往黄花镇，

过铁路桥百米后右拐，沿柏油路行约300米即到黄花镇东风村横塘江自然村。距进村路口不到50米处，原来有个自然村刘家。一条铁路把刘家挡在了彭泽新城之外。因为与铁路靠得太近，三户人家已全部搬迁。如今，地图上仍然留有这个村子的名称和定位，可是到了实地，已经看不到任何踪影了。然而，八十多年前，这里是有着一两百户人家、上千人口的刘家村——青瓦连绵的屋舍沿着山坳铺开，村前的稻田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水，村口老槐树下总聚集着纳凉的老人和嬉闹的孩童。直到日军的铁蹄踏碎了这份安宁。

1938年6月，江南梅雨时节连绵的阴雨却挡不住蔓延的战火。6月24日，日本高桥部队突破马当防线，炮声像闷雷一样滚过彭泽的天空。

中国军民在彭泽城郊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。6月29日清晨，日军的飞机掠过彭泽小城上空，投下一枚枚炸弹。傍晚，彭泽县城沦陷了。消息传来，村里的炊烟一下子稀疏了——能走的人都连夜收拾包袱，跟着逃难的人流往深山里跑；来不及走的老弱病残，只能锁好门窗躲在家里，祈祷厄运不要降临。

谁也没想到，灾祸会因一个茶叶贩子而起。丁德伢是邻村出了名的“软骨头”，那天他挑着一担粗茶，想绕道去县城贩卖，刚走到半路就被日军抓住。鬼子把刺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他尿了一裤子，磕头如捣蒜般。为了活命，他抖着嗓子说出了自己道听途说的消息：“东风刘家……刘家村里有游击队……”其实他哪见过什么游击队，不过是想编造消息换条狗命。

7月1日天刚蒙蒙亮，晨雾还没散尽，三百多名日军就端着步枪包围了刘家村。当时在村边放牛的刘老五，看到穿黄军装的鬼子从三个方向包抄过来，枪上的刺刀在雾里闪着寒光。他扔下牛绳就往村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鬼子来了！快跑啊！”可已经来不及了，日军的机枪架在了村口的老槐树上，子弹像雨点一样扫向

奔逃的村民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成了幸存者永生难忘的噩梦。日军把刘家村及附近横塘江、四房王等村子的男女老少——抱着婴儿的妇人、拄着拐杖的老人、吓得浑身发抖的孩子——像赶牲口一样往村前的排涝沟赶。那条沟是村民们几年前一起挖的，两米多深、三米多宽，原本是用来排稻田积水和泄洪的，此刻却成了人间地狱。沟边的野草被踩得稀烂，孩子们的哭声、老人们的哀叹声混在一起，被日军的呵斥声和枪托砸人的闷响淹没。

住在村东头的刘二婶，当时正抱着三岁的儿子躲在柴房，被两个日军拖出来时，她死死抱住门框不肯松手，日军一刀劈在门框上，木屑溅了她一脸。她看着儿子吓得发紫的小脸，只能咬着牙跟着走。到了沟边，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日军用枪托砸倒在地，嘴角淌着血，却还在挣扎着喊：“别碰我的老婆孩子！”话音未落，就被一枪击中胸膛，倒在沟边不再动弹。

日军的兽行在上午九点多达到顶峰。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，机枪开始疯狂扫射。子弹穿过人群，带起一股股血雾，哭喊声瞬间变成此起彼伏的惨叫。有人想往沟外爬，被日军用刺刀挑回去；有人把孩子护在身下，自己后背被打成蜂窝窝；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，颤抖着举起双手，却照样没能逃过一劫。横塘江村的江大爷，当时被挤在沟中间，他亲眼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，鲜血顺着沟底的泥水往低处流，腥味呛得人喘不过气。他下意识地趴在地下，被后面倒下的人压在身下。

为了掩盖罪行，日军用铁锹和锄头把尸体往沟里推，再填上厚厚的黄土。有个还没断气的少年从土里伸出手，挣扎着想要爬出来，被一个日军用脚狠狠踩下去，再一锹土盖了上去。填满沟后，日军又在村里放起了火，刘家村一百多间房屋在烈焰中噼啪作响，横梁烧断的声音像鬼哭一样。大火烧了整整一天，黑烟遮天蔽日，连几里外都能看见。

那天，刘家村有对兄弟，天不亮就去山里砍柴，幸免于难。傍晚他们挑着柴捆回家，远远看到村子方向一片漆黑，还以为是起了大雾。走到村口，却发现老槐树被烧得只剩下半截树干，原本熟悉的屋舍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和说不出的腥气。他们哭喊着爹娘冲进村子，只看到断壁残垣间散落着烧焦的衣物、铁犁头和耙钉。哥俩在自家院子里捡到了妹妹常戴的银镯子，镯子已经被烧得变了形，上面还沾着黑色的污渍，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外逃难的刘家村人陆续回来。他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，想把日子重新过起来。1952年春天，村里人商量着打口井，解决吃水问题。井打到丈把深时，挖出来的泥土突然变成了暗红色。井水抽上来后，无论怎么沉淀，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烧开后更是腥得让人反胃。信奉迷信的老人说：“这是打到龙筋上了，不吉利啊！”消息传开后，村民们心里发毛，又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迁，最后只剩下三户人家守着这片伤心地。

2005年彭泽修建铁路时，施工队的挖土机在那段排涝沟旧址作业，一铲下去就掘出了大批骨骸。白花花的骨头堆在一起，有的上面还留着明显的刀痕和弹孔，旁边散落着生锈的铜钱、破碎的瓷碗和小孩戴的长命锁。施工人员吓得赶紧停工，文物保护部门的专家赶来后，在周围展开勘察，最终确认这里就是当年日军屠杀平民的埋人坑。

如今，火车从遗址旁呼啸而过，载着乘客奔向远方。偶尔有老人带着孩子来到这里，指着那片长满青草的土地，讲述八十多年前的惨剧。风吹过沟边的野花，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无辜亡魂的哀鸣。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八十年了，彭泽县城早已高楼林立，长江边的轮船笛声悠扬，但刘家村的故事像警钟一样提醒着我们：那些浸在血里的记忆，永远不能忘；那些用生命换来的和平，永远要珍惜。